

## 第二十五章 出國留學好不好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遠處湖畔傳來麻將聲，兩個老家夥對視一眼，搖了搖頭。

“範閑的看法很正確，老二沒什麼機會，偏偏這朝中大多數人都還看不清楚。”靖王揮揮手道：“我那個兒子和我不一樣，總不甘心學我這樣窩著，我有些擔心。”

範建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弘成和二殿下確實走的太近了。”

靖王冷笑一聲，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：“我看老二是讀書讀迂了，幹他娘的，婉兒她媽是個瘋婆娘，居然和她在一起折騰，哪能不出事？我那兒子也是個蠢貨...幹他娘的！”

範建微微一笑說道：“老二的娘你不能幹，淑貴妃可是陛下的女人。至於世子的娘...你幹起來名正言順，這個我不阻你。”

靖王哈哈大笑起來，罵道：“弘成他媽都死了多少年了，不過估摸著她在地下等我...你這老小子，終於肯開黃腔了，當年天天在妓院裏泡著，我還當你如今轉了性。”

他輕輕拍椅手，轉頭望著四周熟悉的景色，轉而說道：“還記得這個宅子嗎？當年的誠王府，小時候咱們仨兒都是在這宅子裏長大的，姆媽抱大了哥哥，又抱大了我，卻顧不上管你這個親生兒子，那時候你身上髒成什麼樣了。”

範建想起了幼年的生活，那時候的誠王就是如今陛下的親生父親，其實比現在的靖王還遠遠不如，隻是一個既無權勢，又無野心的小王爺。自己家雖是範氏大族的偏枝。但母親來王府做帶孩子地事情，依然是跌了身份，不知道承受了多少族人的冷言冷語。

“誰也想不到後來的情況會變成這樣。”範建微笑著說道：“我想，母親現在在澹州也應該很驕傲才是。抱大了這麼幾位。”

“我們三個打架的時候，我和你總是一起打哥哥，卻總是打不贏他。”靖王冷冷說道：“雖然是孩子時候地事情，但他下手之狠，你應該是清楚的。”

範建沒有接話，靖王敢說自己兄長的不是，他卻不敢說陛下的壞話，笑著說道：“誰讓那時候陳萍萍總幫著陛下，陛下半年紀比你大，陳萍萍力氣比我大。我們自然是打不過他們的。”

靖王搖頭道：“是啊，所以我根本不想打了，隻求平平安安就好。也求兒孫平安。像這次查老二的事情，範閑心裏其實也清楚，隻是陛下缺錢用了，卻讓孩子們去衝鋒陷陣，心也太狠了。”

範建身為戶部尚書。當然知曉如今國庫裏的情況，苦笑說道：“不怪陛下，實在是缺錢缺的厲害。四處都需要銀錢使著，太後娘娘在位，陛下也不好對長公主逼的太凶，範閑既然願意當這把刀，想來他應該也有些把握，陳萍萍雖然脾氣愈發地古怪了，但也不會讓範閑吃虧的，咱們就別管這些事了。”

靖王看了他一眼，半晌後才喘著粗氣說道：“你啊。還是和以前一樣，什麼心思都埋起來，連對我也不肯說個實在。”

範建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

靖王壽宴結束之後，範家人分坐幾輛馬車回了府中。範閑領著老婆妹妹去了自己地宅子，心裏有些惱火：“他又跑哪兒去了？你們當嫂嫂姐姐的，能不能多看著點兒？”

林婉兒吐了吐舌頭，要她與範思轍研究一下麻將，她是樂意的，要管帶孩子？她自己還沒完全脫了孩子氣。不過聽到範閑地話，她忍不住悄悄摸了摸小腹，心想怎麼這麼久了，就沒有動靜呢？

若若比婉兒還要小兩個月，但是眉眼脾性卻反而要沉穩些，一向範思轍的管教都是她在理著，隻是幾個月前宮中傳出指婚的消息後，她的心裏就開始有個小鹿在弓箭下麵跑，緊張的不行，全去準備翹家地事兒了。她這時候聽兄長

語氣有些不佳，知道這是在說自己，不由委屈應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範閑也覺得自己這脾氣發的沒道理，哪有讓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天天充當保姆地道理，趕緊安慰道：“別生氣，我也就是一說。”

三人入了屋，小丫環趕緊上了茶，範閑挑了一個小白瓷的盅兒喝了，好奇問道：“思思和四祺呢？”

婉兒笑著說道：“她們兩個和我們一起去的王府，總得讓她們先歇歇。”

範閑笑道：“到底是大丫環，比一般人家的大小姐都矜貴些。”

婉兒聽他這話，忽然想到一樁事情，嬌憨問道：“那襲人...是思思吧？”

範閑一口茶噴了出來，連連擺手：“這都哪兒跟哪兒的。”

若若在一旁蹙眉想著：“思思性情像晴雯，大喇喇地討人喜歡。”

範閑沉默不語，心想得虧還沒抄出紅樓第七十七回來，這晴雯可是沒有好下場的。其實在思思與四祺的問題上，他也挺犯難按理講，思思應該早就收入房中才對，他與思思自幼一路長大，感情也較一般主仆要深厚些隻是要收思思，婉兒帶過來的大丫頭四祺也得收，這是婉兒堅持的事情！

每每念及此事，範閑便不免有些幸福地荒謬感十足的煩惱。

可是...他與思思或許還有些感情基礎，與四祺...娘咧，也就是當\*\*探別院的時候，天天下迷香的交情，怎麼也很難想像和那丫頭在一張\*\*躺著去。

隻是思思如今年紀也大了，再不做個決斷，將來隻怕都不好嫁人。

看著林婉兒一臉迷糊模樣，範閑心疼地捏捏她的臉蛋兒，軟軟的手感極好。先不考慮這事兒，對她使了個眼色。婉兒會意，知道他們兄妹二人有些事情要講，於是起身離房。支開了在堂下服侍的下人們。

...

“知不知道我最欣賞你那一點？”範閑自己親手倒了杯茶給妹妹，笑著說道。

範若若微微偏著頭，白玉般地手掌一翻，輕巧無比地將頭上的發簪取了下來，鬆活了一下頭皮，輕輕搖了搖頭，黑瀑般的秀水一下子瀉到了肩頭的白衣上。

她伸手指進茶杯裏蘸了些茶水，放在自己地眉心上揉了揉，苦惱說道：“哥哥，我都快愁死了。你不要再取笑我。”

蘸茶揉眉心以清神寧心，這是範閑的習慣性小動作，如今若若也養成了這個習慣。隻是範閑喜歡冰涼的殘茶，而若若喜歡溫熱微燙的新鮮茶水，兄妹二人的差別不大。

“不是打趣你。”範閑歎口氣說道：“妹妹你實在是很鎮定，像今天靖王府裏兩家大人說著親事，我裝成若無其事已經很困難了。你是當事人，還能麵不變，心不跳的。實在了得。”

若若性子清淡，但在涉及自己將來的事情之所以能夠保持平靜，卻是另一個原因，她望著兄長微微一笑說道：“哥哥不在家的時候有些慌，哥哥在家就不慌了，一切有哥哥。”

三聲哥哥像三座大山壓在範閑身上，讓這廝休想甩手不管，範閑愁眉苦臉說道：“陛下指婚，王爺樂意。父親高興，世子雖有些花名，卻也是京中最優秀的年輕人，這門親事想退還真不容易，妹妹這麼信我，還真是讓我有些壓力。”

若若緊抿著雙唇，道：“反正...我全聽哥哥的。”

範閑想了想後，很認真地說道：“你應該記得司理理這個人吧？”

範若若看著哥哥地神情，有些意外地點點頭：“那個想殺你的女人。”

範閑微笑道：“不錯，我總覺得她與這世間女子有些不一樣，不論她的所作所為是否正確，但是至少她敢於想自己所想，做自己願做...這次離開北齊上京地那天，我曾經問過她，這是為什麼，司理理說，也許是因為她自幼家破人

亡，不得已逃亡天下，顛沛流離，所以比一般的世間女子要多走了些路，多經歷了些事。”

範若若微微領首，輕聲說道：“哥哥曾經說過，行萬裏路，讀萬卷書，這都是對人生極有益處的事情。”

“不錯，這也是為什麼我願意出使北齊。隻是讀書何時都能讀。”範閑看著妹妹一片溫純的眸子，溫和說道：“但是在這世間走走，看看不一樣的風景人生，卻是極難得地事情。尤其是對於你們這些京都的官府小姐來說。”

範若若微微自嘲笑道：“除了小時候在澹州住了一年，妹妹這一生，行的最遠地也不過是蒼山，像哥哥說的霧渡河，北齊人物，草甸風光，自然是沒福看了。”

“想看嗎？”

範若若略有遲疑，片刻後重重地點了點頭。

她的成長過程中，一直有範閑“毀人不倦”的教導在起作用，所以她和一般的官府小姐大為不同，每每思及哥哥曾經描述過的世間景致與人生百態，她的心便有些蠢蠢欲動。如今的慶國女子，出嫁之前或許還可以在京都四周逛逛，出嫁之後，卻是長鎖府中，即便出遊，也是不得自由，如此禁錮的一生...她一想到自己也有可能就這般渾渾噩噩地渡過一生，心中便是老大地不願意，老大的不甘心。

範閑在心底深處歎息了一聲，既然從幼自己便在妹妹的心頭開了一扇窗，讓她看見了外麵的景色，自己就有責任幫她開一扇門，幫助她走出去。

“你與世子成親之前，我會想辦法將你送走。”範閑眯著眼睛說道：“一切都在籌劃之中，今天看著靖王與父親的反應，才知道這件事情確實是可行的，而不像我最初自以為的那般不可能。”

若若乃是京都才女，冰雪聰明，馬上便猜到了兄長的意思，驚愕萬分說道：“難道...哥哥要我拜入苦荷大師門下！”

範閑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腦袋，發尖飄過溫柔，笑著說道：“終於醒過神來了？”

若若張大了嘴，滿臉的不可思議與震驚，喃喃半晌之後才組織好言語：“這怎麼可能？”

“為什麼不可能？”範閑眉梢一挑，說道：“苦荷開山收徒，這是何等大事？他既然用了天降祥瑞這招，又不以疆域為限，我妹妹乃出名的才女，作他徒弟是給他麵子，他還敢不收？”

若若知道這是頑笑話，低著頭說道：“我不會...武功。”

“萬道皆相通。”範閑給她打氣，“才女嘛，不僅會作詩，學打架也一樣快的，苦荷是天一道的大宗師，當然明白這個道理。”

範若若忽然抬起頭來似笑非笑望著他：“那天降祥瑞怎麼辦？”

範閑笑著搖搖頭：“這事兒交給我來辦，世間哪有什麼祥瑞，過些天在家裏廚房逮條魚，往裏塞個紙條也成。”

範若若的臉上依然帶著那淡淡的笑容，逼問道：“這事兒...隻怕是哥哥預先就安排好的吧？”

範閑愣了愣，半晌後才苦笑著說出話來：“不瞞你，在北齊的時候就開始安排這件事情了，隻是想著如果你願意嫁弘成，這事兒便沒必要繼續，如果你不願意，隻好這麼做。”

“北齊？”範若若微笑望著他：“看來那位海棠姑娘與哥哥的關係...果然不錯。”

這事兒範閑再沒有可能辯解，能夠讓一代宗師重新開山收徒，這關係淺了，當然做不到。隻是範閑為了此事還付出了別的極大代價，不然怎麼可能讓一位堪比帝王之尊的大宗師配合自己演戲？隻是他不願讓妹妹擔心，所以就沒有說明白。

“想不想去北齊讀讀書，旅旅遊？出國留學很舒服的。”範閑很直接地問妹妹。

範若若低頭想了很久很久，似乎考慮到什麼重要的事情，始終沒有點頭。

